

林房雄著・石兒譯

獻給雙曲線

復旦大學圖書館

都會雙曲線

林房雄著・石兒譯

上海神州國光社刊

分發行所

北平宣武門內大街
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
樓前街

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

總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六七三號
神州國光社
無線電報掛號一七二七三

神州國光社發行所

“線曲雙會都”

印翻不許權作著者

印刷者

神州國光社印刷所

發行者

上海新開路福康路
會獻聲

翻譯者

石
上海河南路六十號

原著者

林房雄

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初版發行

實價大洋三角

(實價不折不扣
外埠酌加郵費)



都會披着錦衣。

都會的身體，雖然有九分黑，總是很泰然的；只要剩下那一分，塗上濃厚的脂粉。——所以，都會倒底是黑暗的，雖然表面看去似光明。

暗的地方，是都會的生產面，明的地方，是都會的消費面。

當你夜來閑步街頭，仰望着天空——所見的已不是太空的星星，而是像難於應酬的娼妓的笑眼樣的大都會的首飾，和那些大洋樓，大會館，廣告塔的夜光飾！

東京的丸之內，那和平的濠水，已浸滿了十六世紀的味，聳立其旁的帝國會館的夜光，在水裏反映出燦爛的幽

影，呵，多麼美麗而壯偉！今夜，在牠的三樓的大廳裏，正是一個大出版公司，誇牠十五週年的光榮，舉行大祝賀會的時候。

“在負着黃金的驢馬的前面，人們是會去為牠開路的。
——這句羅馬的格言，你記得嗎？”

“黃金能將自由民變成奴隸，也能把奴隸變成功自由民。——這不也是羅馬的格言嗎？”

“一切都是羅馬！”

“是的，歷史告訴我們，羅馬的貴族，常常召集賤民們，像今夜一樣的開很大的宴會。”

“這樣，豈不我們也是賤民了嗎？”

“唔，怕像那樣吧！總之吃了貴族的東西，要感戴他們的恩惠，這是當然的，我們還有什麼話說。”

隔中央餐棹頗遠的一張廳角的餐棹上，有兩個人在這樣的交談着。

現在，正是音樂團奏完“拉·巴羅馬”曲終了的時候，給與賓客的，不是華美的曲子，而是悲痛無情的餘韻。這個音樂團，怕是被有聲電影院趕出來的落伍音樂團吧。……

快要吃完了。碟子呵，刀子呵，酒瓶呵，飽餐了的客的躊躇呵，鬧成了一大片，簡直就像幸福的蜂子在朝王樣。着白衣的侍者們，全身圍着碟子，在廳裏穿來穿去，當你看着他

們那時的樣子，你就立刻會想到在水裏遊去遊來的白鳥。

學者，思想家，藝術家，記者，——怕全是代表日本最高文化水準具有知識和文化的先生們吧，足足三百人有多，都是今夜此地的來客。在大廳裏的燈飾下，各個的鼻頭，映着赤青各色的幽光，像很滿足今夜的大宴會了。

在進食後點心的時候，客人們的祝賀演說開始了。這演說，就恰當於他們職業上無恥的程度，因了他們的博學和才智，阿諛得真使你要感到癢癢的呵！

“喂，水野，我們可以去了，從奴隸返到自由民吧。”

在那廳角筵棹上作俏皮會話的客人之一，一邊把布丁匙從口裏拖出，一邊這樣說。

“返到自由民後，到那兒去玩呢？銀座嗎？那是很乏味的，黑田。”

還留着青春的面頰和柔和的眼波的水野誠一郎，堆着孩子樣的笑臉這樣的說了。他是一個青年評論家，繼承了地主父親的二十多萬財產。他那非都會的笑臉，是以後者的資格取得的吧。

“雖然乏味，總比耽在這種宴會裏好！”淺黑的四角臉上，植着大鬚的黑田五郎，小而有光的眼裏，滿含着諷刺的笑意。“所以應當出去呢。你剛才不是說你今夜的錢包很重嗎？的確有把牠輕一下的必要。”

他是水野的同鄉，中學時要高他三四年，現在是一個名譽很壞的實業雜誌的記者。他把都會的激烈空氣，都吸滿了他的每個毛孔，他的言語行動，恰像野豹那樣俊敏而邪惡。

“哈哈！”水野笑了。“那末，我不是來拚一次負着黃金的驢馬的配角嗎？這一點，請原諒我。”

“不會的！現在的世界，只要你有錢，就不本來是匹驢馬，也會變成功駿馬的。——這樣說，你不會生氣嗎？”

這時，零亂的掌聲，從四座升起，零星的在天花板上反響着。

二

這是一個老作家的“棹上演說”，這演說，也正如他的一面倒的作品一樣，只能博得幾手對付的掌聲。黑田略看了他一下，又繼續的說。

“什麼呵，你不是二十多萬元的承繼者嗎？寫什麼評論，費了很多的心血，結果還不是像這位老作家的演說一樣，博不了人們的贊揚的。與其作這種無聊的勾當，倒不如把錢用在開辦公司的事業上，比什麼作家，什麼思想家都好啦！”

黃金把奴隸做成功自由民，把罪人做成功無罪者。——黃金是十四世紀以來的神。什麼鏹呵，刀呵，指環呵，寶冠呵，友情呵，戀愛呵，名譽呵，就是最後的道德呵，那一件不能由

黃金製造？這是商業社會的“黃金律”；這是現代的法則。於是，人間的自由，就由驅使與支配法則而生了。我便乘着這黃金的怒潮，由奴隸的底淵，浮上貴族的天海。

這就是黑田的哲學。

但是，今夜呢，他唯一的蜜夢，就是把錢包很重的水野，快快催到銀座，自己也得揩揩油，痛快地玩一宵。

“若去呢，嘿，好玩的東西多着哩！那樣的地方。”

“但，黑田，我却稍有點不能去的事。”

水野在餐棹上支着頰，薄帶羞澀地笑了。

“嘿，爲什麼？”

“剛才在洗臉室裏——一個我不應看的東西，突然看看了。”

“什麼，你看見啦？”

黑田以驚異的樣子說了後，立刻從水野含笑的眼色，猜透了他的心。——哈哈，女人吧，這孩子，又看到了女人啦！

“究竟看見了什麼？喂，我也想看看呢。”

“那末，跟我來吧。”

水野很洒落地站起來。

他們把門開後，就踏着廊下的厚絨氈去了。這絨氈，在廊下的間接光線下，反映出眩人的光彩，從寬廣的走樓，直延到升降機的昇降口。這兒的對面，正是一個小小的煙紙

店。這時，店門已經半掩着，一個年青女郎正準備家去。

“就是她。”

水野這樣地叫了出來。

“良子。”

黑田停住了，仔細地望着她。

“是的，是良子呢！我倒底把她碰着了。”

良子曾一次為某酒店的小女王。她的藍色的皮膚，緊附的雙額，和不可思議的一雙深銳的眼，博得了不少男性的贊賞和趨附。約一月前，她的玉座——倩影，突然從銀座裏逝去了。有些說在橫濱看見過，有些說在某舞場舞完時的某張籐椅上坐着過，這些話，都不可靠的。雖然一部分男性們，仍挾着希望的心情，從多方面探聽她的行踪，但，結果總使他們的希望成了無望。——畢竟今天為他們中最熱心之一的水野發見了。這時他的歡喜，你豈能形容出來嗎？

“她不是堅決地不再在浮薄的地方服務嗎？我們當然在那樣地方找不了她。”

水野這樣說。

“堅不堅有什麼要緊。”黑田以照例的調子，輕輕拂去了水野的見解。“找了她幾百年，今天總算找着了。那末，我們趕快把她弄出去玩吧。”

但，這時良子似乎從她近旁的兩位先生的尊容上，已發

見了什麼，便關上店門，抱起小包，即從捷路向升降機的昇降口跑去。

三

他倆馬上追去，在昇降口邊追住了。黑田拍拍她的肩。

“那兒去，——便所嗎？”

黑田以他那一流的污調問了。

“唔，是的。”良子並沒退避，只冷瞥了他一眼。“像你這樣的人，就到便所中，也要跟起來的。”昇降機來了，良子搖了一搖肩，擺脫黑田的手，很快地乘進機裏去。

“呀，等一等。”

他倆跟着。

昇降機開始上昇。

“呵！”

良子小聲的叫了，似乎悔她不應乘進機裏去，她狼狽了。

“哈哈”黑田厚着臉。“你是指的屋上便所嗎？這個，——好。”

良子緊緊地咬着唇，一句話也不說。——冷冷的面孔，像鼠碰着貓樣，投出怯懦的眼光。水野有點不自然起來。

——我並不是個壞東西，跟她僅爲了愛她。黑田這家

伙，却這樣使她難為情，真太無理了。看她在生氣呀！

五樓，六樓，七樓。屋頂遊園這時正是營業的時候。

升降機一停，良子就快快地出去了。黑田笑嘻嘻地跟上，水野也跟着。

屋上遊園周圍，都佈有鐵網，那是爲了防止自殺而設的都會特有的景物。呵，你這專找自殺地方的都會人呵！——鐵網的對面，就是洒落的東京之夜景，萬千華美而光輝。

良子走進鐵網，面靠在水門汀的欄杆上，難道她是爲了被迫而想自殺嗎？

水野忐忑地走近她身邊，深深地看出了她的焦索的容顏。

她的眼，就像一盞欲滅的冷燈，一邊射出微弱的幽光，一邊閃閃地笑着。早不是酒店時的她——那種豪放的姿態，潤紅的唇，粉飾了的臉。而是一朵落入市塵的幽蘭，白光下，燦出素樸的容輝。——是的，在水野的眼中，她更美麗了。

她感着全身部罩上了男性的侮辱。她被無形的鞭子抽着，每個細胞都緊張起來。然而她並不哭泣，只緊緊地咬着唇，透出艱澀的笑容。不熟女性的水野，驟然間，真辨不出這種味。

“怎麼跑了呢？”

水野很溫和地。

“唔。”

她的鼻尖像在笑了，但並不像答應誰。

“怎麼在那樣正派的地方做生意，你願意嗎？”黑田又戲謔着。“這個由鄉裏來的高等學生，確是個多情人呀！”

“討厭！”良子憎睨着黑田，隨返向水野：“你帶有紙煙嗎？”

水野想她已改正了剛才的脾氣，立刻很高興的拿出他那銀色煙盒來，讓她那蓄有青指甲的指頭拔了一枝，並為她擦燃了自來火。……隨着在街路上不斷的交通的騷音，她的紫色的煙子，緩緩地飛散於高空了。

“你把你當成這世界上最大的流氓那樣想，豈不很好笑嗎？”她突然掉過頭來向着黑田。“你以為你自己不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所謂正派的地方；就是不好的地方。會館比酒場就正派的多了。在這裏，確有百倍於你的金錢的人，所以也就有百倍於你的壞蛋在。……”

四

“是的。”黑田以半調戲的調子說。

“那末，我就快點找百倍的錢，好變成你所謂的百倍的壞蛋……那時候，你就不會像今夜這樣逃吧。”

“今夜麼，誰在逃，我最討厭逃的。”

“對，對的，真漂亮！”黑田拍着馬。“那末，我們馬上就去吧。”

“那兒去？”

“隨便那兒都好。”

“怎麼？”

“唔，那是……”黑田吞吐地。“那是因為找了你一個月，才把你找到。應當祝賀一下呀！”

“哼，你捨得錢嗎？”

良子吸了一口煙，肩搖了一搖。

“錢麼？我是沒有的。但他却多的是。”他隨即拍着水野的肩說：“怎麼？馬上就承繼你父親二十多萬財產，還當什麼文人；快和我們去開個公司吧。”

“別說那樣的傻話。”

但，良子却意外地說出下面的話來。

“嘿，真闊啦。我們去吧。請等我一等，在出口處準備好車子。”

他倆歡然地下去的影子，在良子愁眉的視界內漸次消失了。

五分鐘後，水野一個人在會館大門的絨氈上等着，皮鞋頭的光可鑑人。

換了工作服，盛裝而出的良子，全不像先前的樣子了。

“你一個人——黑田先生呢?”

“他麼?他去作餐後演說了,叫我在出口處等一等。”

“演說些什麼呢?”

“誰有功失去聽牠!不知道。”

“像他那樣瞎說的人,也許會瞎逞強,說把這會館打爛那種的話吧。討厭的東西!”

“也許說今夜所集合的人若通通死去,日本的文化水準就會塌下幾呎。他的脾氣就是這樣的。”

“唔,真的吧。”

良子出了大門,左手稍稍一舉,一輛待僱的汽車便滑過來了。進去坐着後:

“快也來坐吧。”

“不等黑田嗎?”

“我們倆還不夠?”

“但……”

“不高興,你也請不必去吧。恭恭敬敬地候着人家演說完了的女人,我生平還未看見過呢。”

良子的眼光,針樣地通過了風玻璃,刺着了水野的面頰。

“那末,好的。”

水野挾着獨自被選的歡快,和男性特有的虛榮,一飛就

上了車。於是，怎麼樣……

“到銀座！”

五

從十字街頭看新聞社的鐘，已是午前一時了。——蒼色的馬路和關着的鐵門，示出東京之夜的來臨。

在銀座的一個暗的酒店裏，水野泥潰樣地醉了。

“呵，呵嚏！”

被誰激亟地搖動着，他睜開眼。

像水夫樣光着兩腳，偏偏倒倒地黑田，已立在他的面前。

“呀，我！我終把你找着了，她！良子，怎麼樣，那裏去了？”

“呵嚙……”

水野以不能抑制的呵欠代答着。

“還要呵呵呵嗎？我找你們，足足地找了四個鐘頭！”

“啊嚙……”

水野再來了一下，環看四週後，很注意地叫了。

“良子？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黑田笑出來了。“今夜該不是我一個人才是第三者呵！……喂！女侍，這位先生帶來那位姑娘那裏去

了？”

“她已回去一點多鐘了。”女侍一邊笑一邊走近身來。

“他們吃得很多，真闊綽啦！”

“呀，我睡了一點鐘！”

水野看着手錶，黑田立刻在他的橫側坐下。

“喂，威士忌。不要女人樣的，我們再來飲吧。”隨向着女侍：“爲什麼不讓我們飲？”

“誰不讓你們飲呵！”女侍玩皮地嚙着嘴，“奇怪，他們倆很拘束的樣子……請到我家來呵，對，對，一定來，那末……像那樣的話多着呢，先生。”

水野伸了次腰：

“哈哈。”

然後細眼地笑了。

“怎麼，你倆已那樣要好了呀，不怕我吃醋嗎？”

黑田真的吃醋嗎？那只有天曉得！

女人，——他是決未辨出女人和威士忌之本質的區別的那種男子。酒，戀，也不過是使神經末梢觸着稍稍發癢的興奮劑吧。

尤其是，對於良子，無論怎麼樣，要他顯出爭風吃醋的硬勁，是決不會的。機會或許不久就要到來吧。

現在，還有比較爭風更大的事——那就是如何能把水